

Classic

外国文学名著全译本珍藏丛书

黄之瑞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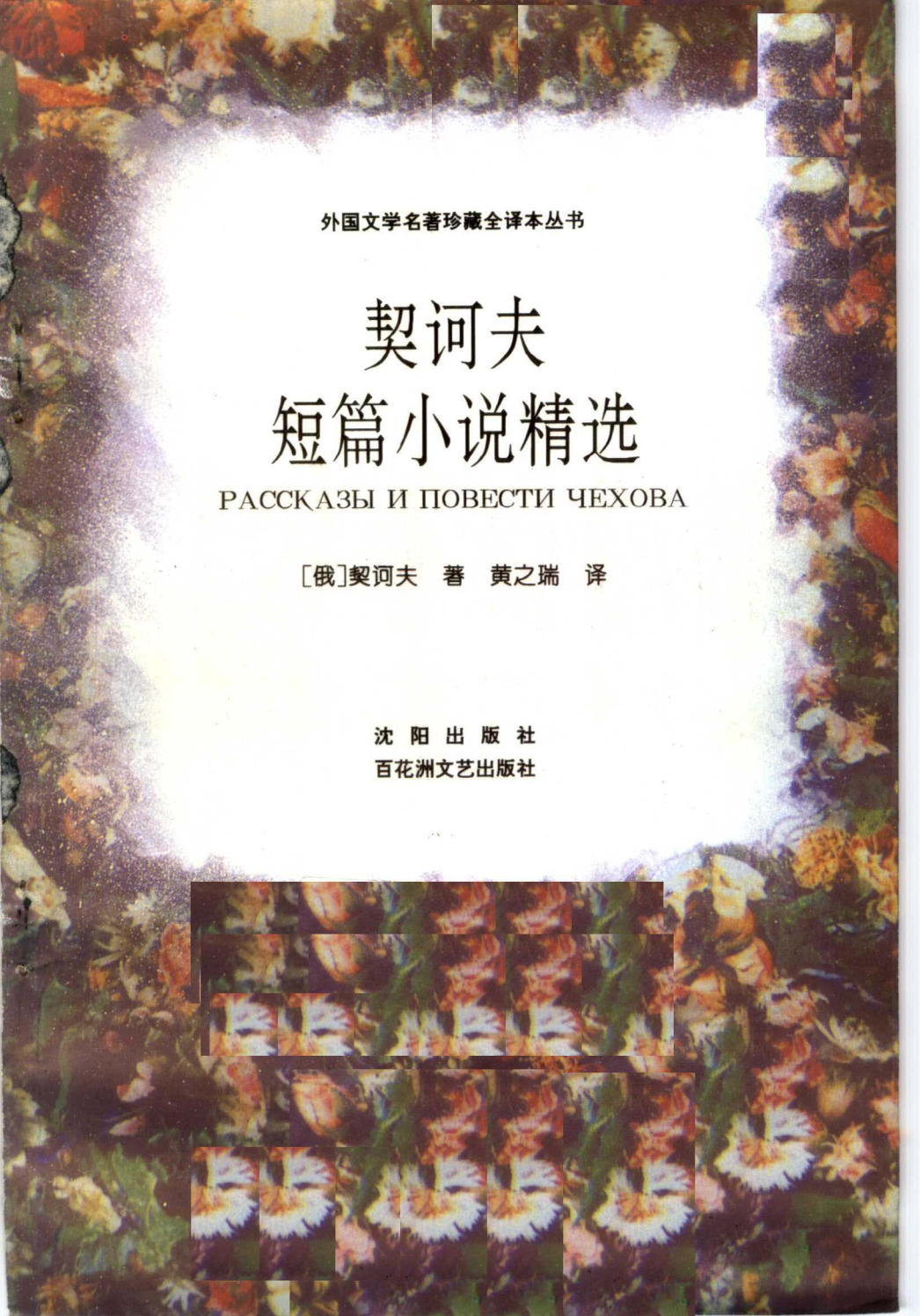
**契訶夫
短篇
小說精選**



РАССКАЗЫ И ПОВЕСТИ ЧЕХОВА

沈阳出版社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外国文学名著珍藏全译本丛书

契诃夫 短篇小说精选

РАССКАЗЫ И ПОВЕСТИ ЧЕХОВА

[俄]契诃夫 著 黄之瑞 译

沈阳出版社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代 序

19 世纪的俄罗斯文学，早已享誉世界文坛。其名家辈出，佳作如林，是一种突出的现象。然而，在产生了普希金、果戈里、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等一系列文学泰斗之后，为什么契诃夫还能脱颖而出，甚至与他的前辈相比，仍然毫不逊色呢？这与契诃夫对小说艺术的锐意创新是分不开的。契诃夫虽然生活在 19 世纪后半叶，但他的小说意识却预示着 20 世纪欧美现代小说观念的萌芽。正如同但丁的《神曲》透露出文艺复兴时代的新曙光一样，契诃夫的小说也折射出 20 世纪现代欧美小说的新形态。

对人类灵魂和精神世界的关注，决定了契诃夫小说的现代意识。19 世纪末期的俄国社会十分黑暗，由于民粹派的失败，70 年代末至 80 年代初俄国的第二次革命高潮被镇压，俄国革命转入低谷。亚历山大三世为维持其摇摇欲坠的政权，在全国实行黑色恐怖统治。这时的俄国知识界思想极其混乱，对黑暗的社会现实产生了失望情绪。用作家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心中一无所有”，这是十分可怕的。契诃夫笔下写了那么多内心充满消沉感、荒凉感、虚无感、绝望感的知识分子形象。比如本书所选的《跳来跳去的女人》、《语文教师》、《挂在脖子上的安娜》、《带阁楼的房子》、《套中人》、《伊昂内奇》以及未入选的《没意思的故事》、《第六病室》等篇，描写了当时俄国知识分子的众生相。也许因为作家的本来职业是医生，所以他把俄国知识分子的种种精神现象统通称之为“病”。而作家的任务就是要用锋利的手术刀，解剖社会病态，切除人们精神上的毒瘤。作家力图以他塑造的种种形象，痛击庸俗者，唤醒迷惘者，挽救沉沦者，鞭

魅堕落者，歌颂探索者。过去的评论家说，契诃夫的创作充分履行了一位现实主义作家批判旧世界、呼唤新生活的崇高使命。当今的评论家说，契诃夫的创作描写了同时代人的世纪末情绪。英国作家弗吉尼亚·沃尔夫称契诃夫的作品是“精神主义小说”，认为他的小说都是写人的灵魂染疾，或者是写灵魂疾病被治愈，或者是写灵魂疾病无法治愈。前者的评论是从具象到抽象，后者的评论是从抽象到具象。两种方法，异曲同工。

歌德在评论莎士比亚时有过一句名言：“说不尽的莎士比亚”。从接受美学的观点来看，任何一位思想深邃的作家都是说不尽的。契诃夫的小说为什么在 20 世纪备受青睐呢？这与 20 世纪的时代特征不无关系。本世纪前半叶，人类遭受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这给欧亚许多国家的人民带来了无可估量的精神创伤。两次大战后的西方世界，世纪末情绪蔓延，因而他们对契诃夫的作品产生共鸣是十分自然的。我们当然可以认为契诃夫的小说具有超前意识，但只有这一种解释是不够的。今天的读者所处的时代背景与接受者的价值取向，与契诃夫小说的多功能性质一起，均是决定他的创作具有无穷意蕴的不可或缺的因素。这种现象不属于契诃夫一人的创作所有。19 世纪有好几位小说家，比如美国的麦尔维尔，英国的哈代，他们的作品在自己生活的时代不被人重视，而到了 20 世纪以后，被文坛重新发现。所不同的是，契诃夫在世时，他的作品就没有受到冷落。后人对前人作品的接受机制是多种多样的。今人不能为了追求所谓的超越时空而故弄玄虚，写些谁都读不懂的作品。描写自己的时代，发掘其诗意，或者化生活中的腐朽为艺术神奇，是每一代作家的使命。诚如托尔斯泰所说，真正的艺术均是“此时此地的”。

契诃夫的小说之所以值得我们重视，还在于他们艺术形态。传统的评论对契诃夫小说的简洁艺术已经作了深入的探讨。契诃夫的至理名言“简洁是才能的姊妹”、“写作的艺术就是写短的艺术”早已被人称道。他擅长于用极简洁的笔墨，写出内涵无限饱满的作品，形成了含蓄、隽永、深邃的艺术风格，从而使他的作品具有很高的

审美价值。今天人们评论契诃夫，又发现了他艺术风格中的现代意识。几年前我在莫斯科大学访学时，与俄国文学界探讨契诃夫，不少人都提到他的创作具有印象主义特征。印象主义本来是一个绘画流派，强调对生活和自然的直觉印象，重视运用光和色彩去反映对自然界的直觉感受和视觉印象。它突破了传统绘画注重表现对象的本质内涵和思想意义的模式，往往从旁观者的立场纯客观地描写自然，是一种形式主义流派。印象主义在文学创作中的体现，以法国的龚古尔兄弟和德国的霍普特曼为主要代表。界定契诃夫小说具备了印象主义绘画特征的人，始于托尔斯泰，这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契诃夫的小说对传统模式的突破，是从结构开始。传统小说一般都有完整的叙事格局，以人物塑造为构思的中心，表达了指向明确的创作意象。而契诃夫的许多小说，情节松散，主题模糊，人物性格冲淡，内在含义难以确定。象《带阁楼的房子》、《宝贝儿》、《带狗的女人》等作品，写起来似漫不经心，充满繁杂琐细的小事，借以渲染某种气氛，点缀某种印象，传达某种情绪，暗示某种心理。而这些气氛与情绪，往往是复杂的，难以捉摸，与多种心理因素混杂在一起。

这种结构形态决定了契诃夫小说的叙述特征。他不直接描写对象，情绪本身是片断的，人物的容貌、神态、举止不清晰，重在揭示情节或人物留给读者的印象或感觉。因此小说必须写得短，截取生活中的一个横断面来负载巨大的容量。没有传统结构中的开端和结尾，宛如一首曲调在没有演奏和弦之前就突然终止。这种叙述方式，不依靠人物性格的直接冲突或事态情状的变化来推动情节，而是用感受的方式去传达印象。有时候，还要借助众多人物的视角，交替运用，互相转换，突出印象的丰富性与多变性。这样使短篇小说这种叙述方式得以推陈出新。此种创作风格正迎合了20世纪欧美许多新的小说流派的艺术趣味。与法国、德国的印象主义文学不同的是，他们的印象主义往往与自然主义流派纠缠不清；而契诃夫的印象主义不排除作家本人的创作倾向，作者对描写对象的倾向性，在

你读后的感悟之中也能找到。

契诃夫的创作，从艺术风格来说有一个演变过程。他早期用契洪特这个笔名，发表了一系列幽默诙谐的短篇；80年代中期以后，逐渐向抒情心理小说过渡。早期作品中轻松欢快的基调，已逐渐被辛酸深沉的情绪取代。作品的情节基本上摆脱了追求表面笑料的滑稽情趣，而注意展示人物的心理活动，善于构思精巧的艺术细节来概括生活的普遍意义。俄罗斯社会生活的变化，促成了契诃夫艺术风格的变化。正如柯罗连科所说：“当代俄罗斯生活的忧郁本身，战胜了俄罗斯的幽默。”俄国社会生活的新现实呼唤新的艺术形式。契诃夫顺应了这个时代，才创造了现实主义艺术的新形态。高尔基说契诃夫“正在扼杀现实主义”，意指他改变了现实主义艺术的传统形态，引进了许多新的质，率先走进20世纪的文化圈。这就是今人钟爱他的原因。

本书所选作品，全系重译。重译世界文学名著，看来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在出版业日益走向市场又受到国际版权公约制约的条件下，过去那种一个译本再版几十次、重印数百万册的现象，恐怕是不会再现。中国的读者众多，数家出版社竞相出版版权为全球享有的世界文学名著，可以在更大的程度上满足读者的需求；不同的译本有不同的风格，并能在比较中把翻译水平推向新的高度。这里应该提倡的是译风译德高尚。任何一部名著的初译者都应受到尊重，他们在崎岖的通路开拓，为重译者提供了有益的参照。重译本理应比初译本更完善，或纠正某些错误，或推出风格异样的译品，使文学翻译这个百花园更加五彩缤纷。

黎皓智

1996年2月

目 录

胜利者的庆典 (1883)	(1)
一个官吏之死 (1883)	(5)
胖子与瘦子 (1883)	(8)
变色龙 (1884)	(11)
预谋犯 (1885)	(15)
普里希别叶夫中士 (1885)	(20)
悲伤 (1885)	(25)
苦恼 (1886)	(31)
瓦尼卡 (1886)	(38)
思睡 (1888)	(43)
跑来跑去的女人 (1892)	(49)
在流放中 (1892)	(76)
语文教师 (1894)	(86)
挂在脖子上的安娜 (1895)	(111)
带阁楼的房子 (1896)	(124)
贝琴涅戈人 (1897)	(143)
故乡 (1897)	(153)
在大车上 (1897)	(166)
套中人 (1898)	(175)
醋栗 (1898)	(189)
爱情 (1898)	(200)
伊奥内奇 (1898)	(209)

出诊 (1898).....	(230)
宝贝儿 (1899).....	(242)
新别墅 (1899).....	(255)
出差 (1899).....	(270)
带狗的女人 (1899).....	(286)
在圣诞节期 (1900).....	(304)
主教 (1902).....	(310)
未婚妻 (1903).....	(327)

胜利者的庆典

——一个退休的十四等文官^①的故事

在谢肉节^②的礼拜五那天，大家都到阿列克谢伊·伊凡内奇·科祖林家去吃油煎薄饼。您不认识科祖林；对您来说，他也许微不足道，是个渺小的人物；可对我们这批没有飞黄腾达的人来说，他算得上伟大、万能、聪明透顶了。凡是所谓他部下的人，都上他那儿去了。我也跟着爸爸去了。

阁下，油煎薄饼好极了，简直没法给您形容：松软、酥脆、绯红。天晓得，只要拿起一个饼，蘸一下滚热的油吃下去——另一个饼就自个儿钻进嘴里去了。酸奶油、鲜鱼子、醃鲑鱼、碎干酪全都成了配角，点缀，陪衬。葡萄酒和伏特加多得像汪洋大海。吃完油煎薄饼，大家就喝鲑鱼汤，喝了汤，再吃浇上调料汁的沙鸡。大家吃得胀鼓鼓的，我爸爸甚至悄悄地解开了肚子上的衣服扣子，为了不让别人看见他这种自由主义作风，就用餐巾将肚子盖上了。阿列克谢伊·伊凡内奇身为我们的长官，当然可以随心所欲，他干脆把西装背心和衬衫都解开了。午饭后，大家都没有离席，承长官恩准，抽着雪茄烟，闲聊起来。我们听，而阿列克谢伊·伊凡内奇大人则讲。内容多半带有幽默性质，与谢肉节有关……长官滔滔不绝地讲着，看来想卖弄俏皮。我不知道他是否讲了什么可笑的事情，只记得爸爸不断地戳我的腰，说：

“笑啊！”

① 沙俄文官共分十四等，这是最低等级的文官。——译者注

② 亦称“狂欢节”，欧洲民间的一个节期。在封斋节之前举行，一般为封斋开始前三天。——译者注

我就张大了嘴巴，不停地笑。有一回我甚至尖声大笑，引得大家都注意我。

“行，行！”爸爸低声地说。好样的！他正在看你，也在笑……这样挺好；说不定他果真会给你个文书助理的位子吧！”

“是啊！”我们的长官科祖林接着又气喘吁吁、费力地说道，“现在我们有油煎薄饼吃，享用最新鲜的鱼子，与皮肤雪白的老婆相亲相爱。我的几个女儿都是大美人儿，别说你们这伙唯唯诺诺的小人物，就连公爵和伯爵见了也会看得出神，赞叹不已。至于住宅吗？嘿嘿嘿……瞧瞧这座房子！你们呢，只要还没活到头，就用不着怨天尤人，牢骚满腹！什么事情都可能会发生的，情况是千变万化的……倘若你现在微不足道，是个渺小的人物，碎碴子……小葡萄干——可谁知道呢？也许将来有那么一天……你突然交上了好运！什么事情都可能会发生的！”

阿列克谢伊·伊凡内奇顿了一顿，摇了摇头，接着说：

“而以前呢，从前怎么样啊！怎么样？我的天啊！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记忆了。脚上没有长筒靴子，身上穿着破破烂烂的裤子，提心吊胆，哆哆嗦嗦……为了挣一个卢布，往往要干上两个礼拜的活。而就是这一个卢布，人家也不是好好儿给你的，不是的！把它揉成一团，往你脸上一扔；给你吃吧！人人都可以欺负你，折磨你，痛打你一顿……人人都可以侮辱你……有一次我带着呈文去进见，一看，门口盘坐着一只小狗。我走到这只狗跟前，想握握它的爪子，握握它的爪子。我说，对不起，让我从旁边走过去。早安！可这条恶狗却冲着我，汪汪汪……看门人用胳膊肘撞了我一下！我对他说：‘伊凡·波塔佩奇，没带零钱！……请您原谅！’不过，最让我受罪、最让我挨各种臭骂的就是这条熏鲑鱼，这条……鳄鱼！就是这个唯命是从的小人物，库里增！”

阿列克谢伊·伊凡内奇指着那个和我爸爸并排而坐的、身材矮小的驼背老头儿。小老头儿正眨巴着疲倦的眼睛，嫌恶地抽着雪茄烟。他平时从不抽烟，可是，既然长官请他抽雪茄烟，他认为回绝是有

失体统的。他一看见指着他的那只手指头，就窘得无地自容，在椅子上扭动着身子。

“承蒙这位顺从的小人物的抬举，我可受了不少罪！”科祖林接着往下说。“要知道，我一开头就归他管。他们把我这个唯唯诺诺、平平凡凡、微不足道的人带去见他，把我安置在他桌子旁。他就开始折磨我了……每一句话都像一把尖刀，每个眼色都像一颗射向胸膛的子弹。现在啊，他看起来像一条蛆虫，可怜巴巴的，可想当初是什么模样！是尼普顿^①！像狂风暴雨！他把我折磨了好久啊！我给他抄写，跑去买馅饼，修鹅毛笔，陪他的老丈母娘去戏院。我处处讨好他。学会了嗅鼻烟！嗯……一切都是为了他……不行啊，我心里想，我得天天随身带着鼻烟盒，以防万一他要用。库里增，你还记得吗？有一次我妈（她现在去世了）曾去找他，老太太求他准许她儿子，也就是我请两天假，到伯母那儿去分遗产。他拼命责怪她，瞪大了眼珠子，大叫大嚷：‘你儿子是懒汉，你儿子是寄生虫，傻婆娘，你干吗看着我！……’他说，‘送你去法院！，老太太回到家里，就躺下了，吓出了毛病，当时差点儿没死掉……’”

阿列克谢伊·伊凡内奇用手帕擦干了眼睛，一口喝完了杯子里的葡萄酒。

“他还打算叫我跟他的女儿结婚，然而我当时……幸亏得了热病，在医院里躺了半年。唉，从前就是这个样子！就是这样过日子的！可现在呢？哼！现在我……我在他上面了……他陪我的丈母娘去戏院，他给我递鼻烟盒，瞧，他也在抽雪茄烟。嘻嘻嘻……我给他的生活洒了点胡椒面……胡椒面！库里增！”

“您有何吩咐？”库里增站起来，挺直了身体问道。

“表演悲剧！”

“是！”

库里增挺直身体，皱紧眉头，举起一只手，扮出一副鬼脸，用嘶哑

① 罗马神话中的海神。——译者注

的、破锣般的噪音唱道：

“死吧，水性杨花的女人！我想喝你的血！！”

我们哄堂大笑。

“库里增！把这块面包洒点胡椒面，吃下去。”

已经吃得饱饱的库里增，拿起一大块黑麦面包，洒上胡椒面，在大伙的哄笑声中咀嚼着。

“情况是千变万化的，”科祖林继续说道，“坐下，库里增！等我们散席的时候，你再唱点儿什么歌……那时候是你，现在轮到我……是啊……老太太就这样咽气了……是啊……”

科祖林站起身来，摇摇晃晃……

“可我一声也没吭，因为我是个平平凡凡的小人物……虐待狂……野蛮人……而现在我可……嘻嘻嘻……喂，你！你！我在跟你说话呢，没留胡子的！”

科祖林用手指了指我爸爸的方向。

“你绕着桌子跑，学小公鸡叫！”

我爸爸笑了笑，快活地胀红了脸，踩着碎步，围绕桌子跑起来了。我跟在他后面。

“喔——喔——喔！”我们俩人哀号起来，越跑越快。

我边跑边想：

“我能当上文书助理了。”

(1883)

一个官吏之死

一个极好的傍晚，有一个同样极好的庶务官，名叫伊凡·德米特里奇·切尔维亚科夫，坐在剧院正厅第二排，用望远镜观看歌剧《科尔涅维利的钟》^①。他看着歌剧，觉得自己犹如置身在天堂里。但是突然间……在小说里，常常会碰到这种“但是突然间”。作家们是对的：生活里充满了多少意外事件啊！但是突然间，他的脸皱了起来，眼珠向上翻，呼吸停止了……他从眼睛上拿掉望远镜，弯下身子，于是……“啊嚏!!!”您可以看得出来，他打了个喷嚏。无论是谁，无论在什么地方，打喷嚏总是不犯禁的。农民打喷嚏，警察局长也打喷嚏，甚至连三等文官有时候也要打喷嚏。人人都会打喷嚏。切尔维亚科夫一点儿也不觉得窘，用手帕擦干净了脸，而且作为一个有礼貌的人，他环视了一下自己周围：他的喷嚏是否打扰了别人？但这一看却使他局促不安了。他看见坐在他前面第一排的一个小老头，正在用手套使劲擦拭自己的秃顶和脖子，嘴里嘟嘟囔囔。切尔维亚科夫认出那个小老头是勃里兹扎洛夫，一位在交通部门任职的文职将军。

“我把唾沫溅了他满身！”切尔维亚科夫想。“他不是我的上司，是别的部门的，不过总是不好意思的，应当道个歉。”

切尔维亚科夫咳嗽了一声，身子向前倾，在将军耳边小声地说：

“请原谅，大人，我溅着您了……我无意之中……”

“没关系，没关系……”

① 法国作曲家罗别尔特·普兰克塔(1848—1903)的著名小歌剧。——译者注

“看在上帝份上，请原谅我。要知道，我……我不希望这样！”

“咳，请坐好！让我看戏！”

切尔维亚科夫羞容满面，傻笑了一下，开始看戏了。他看是在看，但已经不觉得犹如在天堂里了。一种不安的感觉开始折磨着他。幕间休息时，他走到勃里兹扎洛夫跟前，在他身边走了一阵子，鼓起勇气，喃喃地说：

“我溅着您了，大人……对不起……要知道，我……并不是……”

“唉，够了……我已经忘了，而您老是说个没完！”将军说，并不耐烦地撇了撇下嘴唇。

“已经忘了，可他本人的眼睛里却露出凶狠的神情，”切尔维亚科夫用怀疑的眼光打量着将军，暗自思忖。而且不愿意说话。”我应当向
他解释清楚，说明我根本不希望……说明这是自然规律，要不然，他以为我是故意唾的。现在他没有这样认为，那以后一定会这样认为的！……”

回到家里，切尔维亚科夫将自己的失礼行为告诉了妻子。他觉得妻子似乎过于轻率地对待所发生的事件；开始她只是大吃一惊，可后来得知勃里兹扎洛夫是在“别的”部门任职的，就安下心来。

“不过呢，你还是去跑一趟，赔个礼的好，”她说，“要不然他以为你在大庭广众之间举止不得体了。”

“问题就在这里！我已经道过歉了，可他有点儿古怪……一句好话也没说。不过那会儿也没有工夫说话。”

第二天，切尔维亚科夫穿上崭新的文官制服，理了发，上勃里兹扎洛夫那去作解释……他走进将军的会客室，看见那儿有许多求见的人，将军本人就夹在这些人中间，他已经开始接受他们的呈文了。将军询问了几个求见者之后，才抬起眼睛看着切尔维亚科夫。

“要是您还记得的话，大人，昨天在‘阿尔卡季亚’剧院，”庶务官开始用报告的口吻说，“我打了个喷嚏……无意中溅……请原……”

“鸡毛蒜皮的小事……天晓得！您有何见教？”将军问下一个求见者。

“他不愿意说话！”切尔维亚科夫心里想着，脸色苍白。“这就是说，他生气了……不行，这件事情不能这样了结……我一定要向他解释清楚……”

当将军跟最后一个求见者谈话结束，朝内室走去的时候，切尔维亚科夫跨了一步，跟在他后面喃喃地说：

“大人！我斗胆打扰大人，可以说，纯粹是出于悔恨之情！……那不是故意的，请您明鉴！”

将军哭丧着脸，挥了挥手。

“哎呀，您简直是在开玩笑，阁下！”他边说边躲进门里面去了。

“这怎么是开玩笑呢？”切尔维亚科夫想。“根本没有开玩笑的意思！身为将军，竟然会搞不懂！既然如此，我再也不会向这个夸大其词的人道歉了！去他的！我给他写封信得了，决不再来了！上帝作证，决不再来了！”

切尔维亚科夫在回家的路上是这么想的。他给将军的信没写成。他想了又想，怎么也想不出该怎样写这封信。他只能第二天再亲自去作解释。

“我昨天来打扰过大人，”当将军抬起眼睛，用询问的目光看他时，他喃喃地说，“并不是如您所说的开玩笑。我来道歉，是因为我打喷嚏的时候溅着您了……我压根儿没想过要开玩笑。我哪敢开玩笑？要是我开玩笑，那就意味着对别人……一点儿也不尊敬……”

“滚！”将军突然脸色发青，全身颤抖，大喝一声。

“什么？”切尔维亚科夫吓得呆若木鸡，低声问道。

“滚出去！”将军跺着脚，又喝了一声。

切尔维亚科夫吓得魂不附体。他丧魂落魄地退到门口，走到大街上，跌跌撞撞地走着……他下意识地走回家里，没有脱掉制服，往沙发上一躺，就……死了。

胖子与瘦子

在尼科拉耶夫铁路^①的一个火车站上，两个朋友碰见了，一个是胖子，另一个是瘦子。胖子刚刚在车站上吃完饭，他那沾满油的嘴唇亮锃锃的，像熟透的樱桃。他散发出赫列斯酒^②和香橙花型香水的气味。瘦子则刚下火车，带着好几个提箱、包裹和硬纸盒。他身上散发出火腿和咖啡渣的气味。他背后是一个瘦瘦的长下巴的女人——他的妻子——和一个眯缝着一只眼睛的高个子学生——他的儿子。他俩正在四处张望。

“波尔菲里！”胖子看见瘦子，大声喊道。“是你吗？老兄！咱们多年没见面了！”

“哎呀，我的爹啊！”瘦子惊奇得叫了起来。“米沙！小时候的朋友！你从哪里来？”

两个朋友相互接吻了三次，彼此打量着对方，眼眶里满是眼泪。两个人都又惊又喜。

“我亲爱的！”瘦子吻完之后说。“我真没想到！不期而遇！喂，你可得好好瞧瞧我！还是从前那样的美男子！还是那样风流潇洒，打扮入时！哎哟，上帝啊！喂，你怎么样？发财了？结婚了？你看得出来，我已经结婚了……这是我妻子卢伊扎，娘家姓凡增巴赫……路德派教徒……那是我儿子纳法纳伊尔，三年级的学生。纳法尼亚^③，这是

① 圣彼得堡通往莫斯科的铁路。——译者注

② 西班牙产的白葡萄酒。——译者注

③ 纳法纳伊尔的爱称。——译者注

我小时候的朋友！我们在一起读中学的！”

纳法纳伊尔稍微想了一想，脱掉了帽子。

“我们在一起读中学的！”瘦子继续说道。“你还记得大家当时怎样嘲弄你的吗？给你起了个绰号叫赫洛斯特刺托斯^①，因为你用香烟把教科书烧了一个洞；而我的绰号叫厄菲尔阿尔忒斯^②，因为我喜欢搬弄是非。哈哈！……那时候都是小孩子吆！别害怕，纳法尼亚！走到他跟前去……这是我妻子，娘家姓凡增巴赫……路德派教徒。”

纳法纳伊尔稍微想了一想，躲到父亲背后去了。

“喂，你景况怎么样，朋友？”胖子边热情地看着自己的朋友边问道。“在哪儿当官？升到几等了？”

“我是在做官，我亲爱的？已经做了一年多八等文官了，得了一枚斯坦尼斯拉夫勋章。薪水很少……唉，别提它了！妻子教音乐课，我私底下用木头做烟盒。挺不错的烟盒！我卖一个卢布一个烟盒。要是有人买十个或十个以上，你明白吧，我就让点价钱。我们勉强得以糊口。你知道吧，我原先在司里做事，可现在调到这儿来仍然在那个部里当科长了……以后在这儿做事。喂，那你怎么样？你恐怕已经当上五等文官了吧！是吗？”

“不对，我亲爱的，要高得多，”胖子说。“我已经当上三等文官了……我得了两枚星形勋章。”

瘦子突然脸色苍白，目瞪口呆，但是他脸部的肌肉很快就向四面八方扭动，形成一个极其舒展的笑容，仿佛他的脸庞和眼睛在放射出火星来。而他的身体却蜷缩成一团，弯腰曲背，变得更窄小了……他的提箱、包裹和硬纸盒也蜷缩了，起皱了……妻子的长下巴变得更长了，纳法纳伊尔挺直了身子立正，把自己制服上的纽扣全部扣好……

① 希腊人，公元前356年放火烧毁了厄斐索斯城著名的阿耳忒弥斯神庙。——译者注

② 希腊人，公元前五世纪初，为波斯军队带路，出卖同胞，引敌入境。——译者注